



【人生际遇】

钱塘棋会识将军

文 陈日旭

正是丹桂飘香,钱江潮涌的时节,第六届(2018)中国杭州国际棋文化峰会于2018年10月13日至14日在天元大厦举行。笔者受邀忝列盛会。天元大厦,坐落于杭城东南的钱塘江畔,是中国棋院杭州分院的所在地。步入开幕式会场,我见到了国家体育总局棋牌运动管理中心象棋部主任郭莉萍等众多棋坛掌门人和名家。

令我感到奇怪的是上台讲话的好几位领导,发言起首都要道一声:“王主任、陈将军,大家上午好!”我赶紧翻阅手里的会议手册,得知前者是王国平,原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中国棋院杭州分院顾问;后者是陈章元,中将、中国象棋协会顾问。我心生疑窦,军队的高级将领怎会与棋艺有联系呢?这里面一定有故事。

简短的开幕式结束,集体参观棋博会,然后到大厦门口广场合影留念。这时我得以细察陈章元将军,稍高的个头,面容慈善、举止文雅。在其后的主题报告、高峰论坛议程中,陈将军发言时,我怎么总觉得他的普通话里,好些字眼离不开江南口音,甚至“撞上了”我祖籍无锡的韵味。心想,有机会和他聊上几句。

14日上午9时,“象棋文化创新研究”专题论坛举行,主持人是梁晓峰。按会议议程有

五位代表发言,我被安排在第三位。当我简短阐述了《幼儿象棋启蒙教学的思考和探索》一文及发表参会感言后,刚回座位,邻座的刘国斌老师从左边递来一纸条,是陈章元将军写下的大名及手机号。这不分明是与我交朋友

的信号么?我顿时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我当即写下自己的住址和手机号码,并在下端书了八个字:相见恨晚,相思绵长。请刘国斌老师递过去。

会议茶歇,我和陈将军握着手聊开了。我说我虽出生在上海,但祖籍是江苏无锡东亭,著名历史人物“华太师”和明代“唐伯虎点秋香”故事的发生地。且家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家里成员跨进门槛,都用家乡话交流。如此,祖母、父母及兄弟之间一直习惯说家乡话。我还用无锡话与将军交流,顺便哼几句江南评弹的弦索之音。看得出,此曲调深深拨动了老将军的思乡心弦。陈将军笑道:“1946年,我也出生在上海,5岁那年,回江苏江阴马镇农村,且祖上几代都是地地道道的江阴乡下人,由于故乡地界与无锡邻近,口音与无锡极相似……”更有意思的是,陈将军的家乡也出了流传千古的名人,即地理学家、旅行家、文学家徐霞客。我和陈将军年龄相仿,又有许多相似之处,自然有说不完的话……茶歇时间有限,匆匆结束闲聊。

第三天要离会,早上在大楼顶层的旋转餐厅与将军话别。他让我在房间等着,让秘书

给我送一本书过去。须臾,秘书送来一本《我去微尘一局棋》,又厚又重。粗略一看,32万字,棋文并茂,是陈将军一生的经历和感悟,夹叙夹议,极富可读性。回家收拾停当,打开细阅,竟手不释卷。陈将军于2013年退休,原是济南军区副政委,中将军衔。他自幼嗜棋,一生爱弈,造诣颇深,现任中国象棋协会顾问。几天来,我几乎一口气读完。读着、读着,感触体悟油然而生,于是,书的页眉、页脚处,留下我林林总总的笔迹。我这才感到,书中内容表达出真挚而深沉情感的分量,已远远超过它本身……

分别一月,我与陈将军用微信保持联系。11月24日上午,他发来微信,说他已在上海,请我到某饭店一聚。同桌还有上海棋院书记刘昌乐等数位棋友。席间,我方知陈将军莅沪是为祝贺今年全国大学生象棋锦标赛而来。翌日的开幕式上,他与“胡司令”共同举行“挂帅”仪式,并为大学生棋手进行棋文化宣讲。分手后,我在微信里打招呼,由于隔一天我就要去闽南参加一个象棋国际邀请赛,还有准备工作要做,无法多陪伴他,表示歉疚。来日方长,后会有期。

得暇,我吟下小诗一首:西子湖畔郁葱葱,棋会群贤齐相逢。幸遇章元老将军,结识缘于一梓通。



【异域风光】

壮观的角马渡河

文 赵德威



记得多年前在观看央视《动物世界》时,镜头里成千上万的斑马、角马以排山倒海的气势渡过马拉河冲向远方的情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去年秋我去了马赛马拉大草原旅游,就迫切想看到这一幕。然而当地的导游兼司机告诉我们:“角马不是每天都渡河的,而且即使有渡河,每次的规模、情况都不一样。”那天出发前,我默默地祈祷:希望今天能看到角马渡河。

越野车开进大草原不久,看到角马散布在茫茫的大草原上,临近中午的时分,发现角马开始向马拉河集结,期间我们的越野车遇上了一支数量庞大的角马迁徙队伍。那队伍的头和尾消失在远处的天际线,宛如一条漫长蜿蜒的黑线,眼前的一切真像梦境一般。“今天有戏!”司机喜形于色地告诉我们。越野车很快来到马拉河边,这才发现赫赫有名的马拉河其实只是一条小河,河宽估计20米左右,河水也不是很深,大约1米吧,黄色的河水缓缓地流动着。

“你们别看马拉河不起眼,却是坦桑尼亚与肯尼亚的分界线。我们现在这边是肯尼亚的马赛马拉,对面就是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角马每年的六、七月从塞伦盖蒂渡河到马赛马拉这边来,到了八九月又从马赛马拉渡河到塞伦盖蒂,这就是著名的马拉河之渡。”我们雇佣的这个导游兼司机是个从业十几年的“老司导”,一年之中有半年时间奔波在马赛马拉大草原上,一肚子“草原经”。

角马的集结是个漫长的过程,我们的越野车在大草原上转了约两个小时了,还不见角马渡河。只见河边上已经聚集了黑压压的一大片角马。“它们在干嘛?为什么不过河?”有人问“老司导”。“老司导”把越野车往前挪了挪,“你们往河里看!”指给我们看:我们这才发现河里游弋着好几条鳄鱼,难怪这些角马不下河。

不一会儿,角马开始往回走了。“这么,就这么几条鳄鱼把它们吓着了?”“看来角马也贪生贪生怕死的?”正当我们议论纷纷,“老司导”发动了越野车朝着角马的方向追了上去,车开到马拉河另一岸边停了下来。不一会儿,角马大部队也到了。只见领头的角马看了一下河的情况,突然“卜通”一声跳入河水中,说时迟那时快,顷刻之间,成百上千的角马像饺子似地跳入河中,顿时河面上浪花飞溅,角马渡河的踏水声震耳欲聋……那场面、那气势犹如一首雄气势磅礴的交响乐,让人心潮澎湃……这次渡河维持了十几分钟就结束了,粗略估计有四、五千头角马完成了渡河。规模虽然没有央视《动物世界》里那么大,但也很壮观,我们几个心满意足,庆幸亲眼目睹了动物大迁徙这一奇观!

在返回宾馆的路上,“老司导”打开了“话匣子”。“刚才你们有人说角马也贪生怕死,其实你们不知道马拉河上的鳄鱼有多厉害,非洲鳄的体型非常大,我多次看到角马渡河时,一头鳄鱼一口就把小角马的头嚼碎,然后其他的鳄鱼一拥而上撕烂它的尸体,角马怎么会不害怕?不过角马也非常聪明,它们在渡河前会观察情况,一般看到河里或者岸边有鳄鱼就会另外选地方渡河,有时候专门从河里有河马的地段渡河,因为鳄鱼看到河马在就不去了,而河马是食草的,不会攻击角马。”听了“老司导”的介绍,让我感觉到动物世界充满着矛盾:角马为了生存必须渡河,鳄鱼为了生存必须吃角马。这就是适者生存的原理,无所谓是非对错。



【人生况味】

“买一份夜报”的念想

文 张希纯

前年岁末,我去邮局订了几份报刊杂志,有《新民晚报(双休日版)》,有《文汇报》,有《语文学》等。隐约记得似乎是2016年夏季的某一天傍晚时分,我依着熟悉的“门路”,踱着轻快的脚步,去买份“夜报”。这是我们这代人较为普遍的一种文化生活方式,吃过夜饭看夜报。猛然间发觉常去的地方空空如也,这书报亭去哪了?索性上了公交车,就一站路,去地铁站边上的那家看看,结果同样失望。

随后一打听,闻者都笑了:“喂大呢动作,整治违章建筑全部拆脱味,侬不晓得?”噢,是这样啊?“东方书报亭”和当年的“报刊门市部”、《东方早报》、《新闻晚报》等等一样,成为“过去式”了?怅然若失,唉没啥味道了!回去罢。

我边走边自言自语,这违章建筑当然该拆而且早该拆。可是,这报刊零售业不该歇业

啊?

我走着,走着,记忆的闸门忽地洞开:退休前,上班时总会在车站旁的书报亭买一份《东方早报》,下班后也时常会在回家途经的书报亭买一份《新民晚报》,而早些年记忆深刻的是习惯去邮局开设的“报刊门市部”开心一番。退休后,依然如故,也常会在傍晚时分去书报亭看看,买上一份报纸,顺便浏览浏览满目报刊杂志,这张翻翻那本看看,中意的也会买下。每当闻着那淡淡的油墨飘香,心情舒畅且其乐陶陶。

许多老年朋友都有这样的心态,摸出一元硬币买张“夜报”,蛮实惠咯。然而,多年养成的生活方式嘎然而止,要一次拿出360元去订一份,却会觉得贵了,没味道了,这种心理反应一般常人都会有。

又一日上午去访友,在某路竟然与一处“东方书报亭”不期而遇了!惊喜之下,快步前去,噢,一如往日,晨报、参考、报刊文摘、环球

人物……我问亭主,你这里没拆?这位五十开外的先生笑而不答。我又问,昨天的《新民晚报》还有吗?他用那奇怪的眼神看着我,现在还会有?我明白了,“夜报”零售依然很好。忽然,我一眼瞥见有一份“夜报”,我即刻说那份晚报我要了,店主说不能卖的,是前天的。在我恳切要求下店主送给我了,心里高兴呵……又于是,我不再多嘴,买了几份报纸及杂志,那味道真是好极了!

由之,我想像沪上的报刊零售业像当下新业态实体店一样开出一批新型零售店,并在打响“上海文化品牌”中展露新姿,再现活力。如是,50后、60后乃至70后中如我们定会为之鼓与呼!如是,那我又可以——夕阳西下时,夜报上市来。出门散步去,带着墨香归。

走笔至此突然冒出一个美梦:某天在新式“报刊零售实体店”出现了《老年文学(创刊号)》还是大字版的……味道定是好极了。



【海外见闻】

我在悉尼租房

文 杜晓建

前几年,我往返悉尼,租房数次。每住数月。其间,两个细节让我时常回味。一是居民楼的窗帘,少见大红大绿的色块。多以淡雅素色面向路人。初览外观,还以为是小户型的景观标配。即使遮掩在树木花草丛中的别墅小院,也如此这般。二是强制规定居民晾晒衣被,不可高与阳台围栏水平线。散步社区,很难看到楼房阳台上“彩旗飘飘”之景象。

国内盛行的阳台升降晒衣架被当地折叠式低矮平摊晒衣架替代。但是,在有的移民聚居区,则可以看到另一番图画。直观可以判断“人以类聚”之族群,楼盘档次之区分。何也?我与澳洲朋友聊天时获知,此乃渗透着当地政府管理社区常年积累的服务理念而致。



窗帘的内设是你家庭的私人喜好,赤橙黄绿青蓝紫,有各人美学爱好;但是透过玻璃窗的外观,则涉及城市公共空

间的视觉卫生。市民能够不约而同地自觉践行城市空间的视觉卫生习惯,非一朝一夕所能养成。

阳台“飘彩旗”,未必是审美俗成。可能与居民文化层次,就业收入区别,楼盘档次高低等经济要素相关。澳洲人家有烘干机,24小时集中供热水,隐身而周全的物业服务,几乎是当地中产阶级的起码居住条件。加上当地优越的空气质量。谁家高悬“彩旗”,都会担心招惹邻居非议!如果一个小区或者一幢居民楼里,有几户抱团“飘旗”,就会被人斥为楼盘档次低下,物业管理欠当。

顺着这个逻辑思考下去,便会醒悟,楼盘租金的物有所值,是长期积累的文化价值观带来的。一个人的价值,更不是货币度量衡可以测算,而是其文化内涵的价值决定的!